

卷五

書名 尚書註疏二十卷
撰者 漢 孔安國 傳，唐 陸德明 音義，唐 孔穎達 疏
卷 卷五
內容分類 經 書 唐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編號 A0979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0979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 彙刻 1

漢籍善本文影資料庫文本 [尚書註疏二十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尚書註疏卷第一

漢孔穎達疏

尚書序

釋文

此孔氏所作述尚書起之時代並

疏記

正義

敘爲注之由故相承講之今依舊爲音曰道
本沖寂非有名言旣形以道生物由名舉則凡諸經
史因物立名物有本形形從事著聖賢闡教事顯於
言言愜羣心書而示法旣書有法因號曰書後人見
其久遠自於上世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
曰尚書且言者意之聲書者言之記是故存言以聲
意立書以記言故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言者
意之筌蹄書言相生者也書者舒也書緯璿璣鈴云
書者如也則書者寫其言如其意情得展舒也又劉
熙釋名云書者庶也以記庶物又爲著言事得彰著
五經六籍皆是筆書此獨稱書者以彼五經者非是

奏也顧氏云裏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裏爲上已從裏陵而釋之故二劉並以裏爲因若必爲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裏字其義當如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卽承謙辭天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裏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揚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註疏卷第四

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

尚書註疏卷第五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益稷第五

虞書

益稷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禹稱至名篇○正義曰禹言暨益

暨稷是禹稱其二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既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宜言名又言官是後吳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

當言

○當丁浪反本亦作讐當蕩
反李登聲類云讐言善言也

禹拜曰都帝予何

言予思日孜孜

拜

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

陳言已思口孜孜不怠奉承臣功而已

○思徐如字又息吏反孜

茲臯陶曰吁如何

問

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言天下民昏瞀墊溺

皆困水災

○浩戶老反墊丁念反瞀音務

一音茂本或作務溺乃歷反

予乘四載

隨山刊木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轔山

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也○乘音繩刊苦安反輶丑倫反漢書作櫟如淳音
蘿蘿以板置泥上服虔云木櫟形如木箕擿行泥上

尸子云澤行乘蘿蘿音子絕反櫟力追反史記作櫟
徐音丘遙反漢書作揭九足反行下孟反槎士雅反

下同說文云表

斫

又莊下反

暨益奏庶鮮食

奏謂進於民鳥獸

新殺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

○暨其器反鮮徐音仙馬

云鮮生也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

距至也決九

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

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畎深之至川亦入海畎

工犬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燭反

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艱難

也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

畎大反澮故外反廣光浪反深尸燭反

民鮮食之。艱工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謂百穀處昌慮反鼈必滅反。懋音茂鹽余

無化居

化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勉勸天下徙有

之無魚鹽徒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居積。懋音茂鹽余

廉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傳米食曰粒言天下由此爲

治本。烝之承反粒音浪反

當丁冠帝曰來至汝昌言○正義

功甚當可師法。當丁冠帝曰臯陶旣爲帝謀帝又呼浪反

禹進之曰來禹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

陶之言旣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口攻攻勤於臣職而已臯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

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因水災我乘舟車輶

櫟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

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
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澗以至
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
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旣皆得食矣又勸
勉天下徒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
皆是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

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

傳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

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

相應其言亦對帝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

而知也○傳拜而至而已○正義曰旣已拜而歎必

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

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

復何所言乎是也旣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

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力不怠之意○傳言天下至水災○正義曰瞽者眩惑之意故言昏瞽

塾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此大水精

神昏瞽迷惑無所知又苦沉溺皆因此水災也鄭

云昏沒也墮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

傳所載至治水。正義曰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

涇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

泥行蹈櫂音蘊山行卽橋丘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輦

几玉反輦直轅車也尸子云山行乘櫂泥行乘蘊子

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行則櫂居足反毳

形如箕擿行泥上如淳云毳謂以板置泥上以通行

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櫂或作櫂

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櫂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

之屐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櫂木器也如今櫂

牀人輦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

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毳爲

一櫂與櫂輦爲一古篆變形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

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

木爲治水治水徧於九州故云隨行九州之山林襄

二十五年左傳云井堙木刊刊是除木之義也毛傳

云除木曰槎故曰刊槎其木開通道路以治水。

傳

奏謂至進食。正義曰黎民阻飢爲人治水故知奏

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淨故名爲
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
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也旣
言刊木乃進鮮食食是除木所得故言與蓋槎木獲
禽獸人以進食。**傳**距至至入海。正義曰距者相
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不能至海故決九州之
名川通之至海也考工記云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十
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
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
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入尺謂之洫方
百里爲同同間廣三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
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
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
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濬畎
畎澮者川既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傳**
艱難至鮮食之。正義曰艱難也釋詁禹主治水
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
須教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

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難危之厄故舉難得食之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以助穀也鄭玄云與稷教人種澤物菜蔬艱厄之食稷功在於種穀不主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傳化易至居積○正義曰變化是改易之義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徒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傳米食至治本○正義曰說文云粒椹也今人謂飯爲米椹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已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忘自言已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傳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

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

輔臣必用直人○好惡上呼報反下烏路反又並如字惟動不應溪志

傳溪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

帝志○應應對之應溪胡啓反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明也非但人應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

美○施始跂反美重直用反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傳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禹曰都至曰俞臯陶然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戒曰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

先安定汝心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
其輔弼之臣必用正直之臣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
天下大應之以待帝志以明受天之布施於天其重
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
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
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
相親近也。傳言慎至直人。正義曰此禹重戒帝
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
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
下惟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
耳。傳溪待至帝志。正義曰溪待釋詁文帝先能
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動發號出令
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命有命則
從也。傳昭明至用美。正義曰堯典已訓昭爲明
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
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
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

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
也。傳鄰近至而成。正義曰周禮五家爲鄰取相
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
再言鄰哉言君臣之道當相須而成鄭玄云臣哉汝
當爲我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目傳言大體若身。股音古

宣力四方汝爲傳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予
欲觀古人之象傳欲觀示法象之服制。觀舊音官
又官喚反

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傳

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

雉也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服旌旗。蟲直

弓反

作會宗

彝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

龍華蟲爲飾

○會胡對反馬鄭作繪彝音夷馬同鄭云宗彝虎也

藻火粉米黼

黻緺繡

藻水草有文者火爲火字粉若粟水米若

聚米黼若斧形黻爲兩已相背葛之精者曰緺五色

備曰繡

○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黻黻徐本作絲音米黼音甫白與黑謂之黻黻音弗黑

與青謂之黻緺徐勑私反又勑其反

馬同鄭陟里反刺也

繡音秀背音佩

以五采彰施于

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自龍袞而

下至黼黻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

僭上以五采明施于五色作尊卑之服汝明制之袞

言汝聽

○言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

怠者又以出納仁義禮智信

五德之言施于民以成

化汝當聽審之

○出如字又尺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

予違汝弼汝無

面從退有後言

○我違道汝當以義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弼欽四鄰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四

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侯以

明之撻以記之

○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笞

捷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捷他未反又他

捷他未反又他書用識哉

達反笞勅疑反

言時而颺之

傳

工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

而颺道之

音揚

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傳

天下人

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否

方有反徐音

已

帝曰臣至威之○正義曰帝以禹然鄙任汝鳩反已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

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

方爲立治之功

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

粉米黼黻於絲葛而刺繡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

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摠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別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是者又捷其身以訛之書其過者以識之所以捷之書之者冀其改悔欲與並生沾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摠言御下之法天下之人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

○傳言大體若身

正義曰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

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傳左右至成我○正義曰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

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
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
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
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
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
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
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布力至爲
觀至服制。正義曰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
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
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
知何代而具彩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傳欲
卽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
以辰在星下摠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
傳日月至旌旗。正義曰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旌旗
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辰

傳卽時也三者皆是示人時節故並稱辰焉傳言此者
以辰在星下摠上三事爲辰辰非別爲物也周禮大
宗伯云實柴祀日月星辰鄭玄云星謂五緯也辰謂

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星辰異者彼鄭以偏祭天之詩
神十三次亦當祭之故令辰與星別以云畫之於衣
日月合宿之辰非有形容可畫且左傳云三辰卽日
月星也周禮司常掌九旗之物惟日月爲常不言畫
星蓋太常之上又畫星也穆天子傳稱天子掌盛姬
畫日月七星蓋畫北斗也草木雖皆有華而草華爲
美故云華象草華蟲雉也周禮司服有鷩冕鷩則雉
焉雉五色象草華也月令五時皆云其蟲蟲是鳥獸
之摠名也下云作服汝明知畫三辰山龍華蟲於衣
服也又言旌旗者左傳言三辰旌旗周禮司常云日
月爲常王者禮有公服後因於前故知舜時三辰亦
畫之於旌旗也下傳云天子服日月而下則三辰畫
之於衣服又畫於旌旗也周禮司服云享先王則袁
冕袁者卷也言龍首卷然以袁爲名則所畫自龍已
下無日月星也郊特牲云祭之日王被袁冕以象天
也又曰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鄭玄云謂有日月
星辰之章設日月畫於衣服旌旗也據此記文袁冕
之服亦畫日月鄭注禮記言郊特牲所云謂魯禮也

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三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傳會五至爲飾○正義曰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彩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彩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尊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草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傳藻水至曰繡。正義曰詩云魚在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圜鄭司農云謂圜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

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米者粉之在粟其狀如米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曰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白而身黑黼爲兩已相背謂刺繡爲已字兩已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已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絲爲絡是絲用葛也玉藻云浴用二巾上絲下絡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絲爲國君者華之中以絡皆以絲貴而絡賤是絲精而絡麤故葛之精者曰絲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絲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絲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雉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三其取象則同又

云藻取有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
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
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雖彝而已粉米白
米也絲讀爲黹黹紵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
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
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旂旗謂龍
爲袞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
爲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蜋也周禮宗廟彝器有
虎彝雖彝故以宗彝爲虎蜋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
日也月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
於衣也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
紵以爲繡施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
上下更其等差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
天子冕服十二章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
於旌旗冕服郊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
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
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續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
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絲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

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十
也毳畫虎蜋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是
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冕九章以龍爲首
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華蟲爲首華蟲卽
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蜋爲首虎蜋毛淺毳是亂毛故
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絲繡之義摠爲消
帖但解宗彝爲虎蜋取理太廻未知所說誰得經旨
○**傳**天子至制之○正義曰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
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
至黼黻入章再言而下明天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
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孔注上篇五服謂天
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同當加之以黼黻
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制諸侯有三等
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俱南面之尊
故令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雜記云天
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
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尊者
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米

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夫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統於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彩明施於五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繒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既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彩飾彼服以明尊卑故摠云作服以結之○傳言欲至審之○正義曰此經大意令

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草木入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之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

知以告已得守善而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憐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有怠忽則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傳四近至察之○正義曰周命云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四者近君之臣勅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故勅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讒說謂朝廷

之臣格則承之乃謂天下之人舜之朝廷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云有師保有疑承以外經傳無此官也○傳當行至其道○正義曰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體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七十弓卽方丈八尺熊七十弓方一丈四尺豹麋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三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二侯二正士以三耦射狩侯三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

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家諸侯已下同五十弓卽侯身高丈君臣共射之○傳書識至並生○正義曰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並生哉摠上三者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並生也○傳工樂至道之○正義曰禮通謂樂官爲工知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而揚道之場舉也舉而道向君也○傳天下至威之○正義曰言承之用之則此人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卽賢者故承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身也臣過必小故捷之

書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

至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

生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

遠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

功車服以庸

獻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帝舉是

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上惟賢是用則

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對之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

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

應應

帝不時敷同日奏罔

愚並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

丹

朱堯子舉以戒之。○傲五報反字又作奡好呼報反

夜領領○傲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領領肆惡無休息

○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領五客反

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滛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矜徒子創若時娶

傳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無度羣滛於

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矜徒子創若時娶見反

于塗山辛壬癸甲○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

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娶促扶又反

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啓禹子也

禹治水過門不入聞啓泣聲不暇子名之以大治度

水土之功故○呱音孤子如字鄭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州十有二師

傳

五服侯甸綏要荒服也服五百里

四方相距爲方五千里治洪水輔成之一州用三萬人功九州二十七萬庸○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百人爲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

薄迫也言至海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

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以獎帝室○薄蒲各反徐扶各反長之丈反五

長衆官

之長

各迪有功苗頑弗卽工帝其念哉

傳

九州五

長各蹈爲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

彼列反 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

傳 言天下蹈行我德

是汝治水之功有次序敢不念乎

禹 曰俞至惟敘

○

正義曰禹既

得帝言乃答帝曰然旣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
大天之下旁至四海之隅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
帝德所及其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
者甚衆也帝當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
法各使陳布其言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
而驗試之明顯衆人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旣知有功
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功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卽
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
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
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羣臣遠近徧布同心
而日進無功之人旣戒帝擇人又勸帝自勤無若丹
未之傲惟慢襄之遊是其所好傲戲而爲虐是其所
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額額然恆爲之無休息又
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內用此之故

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刑朱之惡若是也故娶
於塗山之國歷辛壬癸甲四日而仰往治水其後過
門不入聞啓呱呱而泣我不暇入而子名之惟以大
治度水土之功故也水土旣平乃輔成五服四面相
距至于五千里州十有二師其治水之時所役人功
每州用十有二師各用三萬人也自京師外迫及四
海其間諸侯五國皆立一長遼相統領以此諸侯各
蹈行所職並爲有功惟有三苗頑凶不能就官我以
供勤之故得使天災消沒帝念此事哉不可不自勤
也帝答禹曰天下之人皆蹈行我德是汝治水之功
惟有次敘故也受其戒而美其功也。 **傳** 光天至廣
極遠之處言帝境所及廣遠其內多賢人也。 **傳** 獻
賢至用之。正義曰釋言云獻聖也賢是聖之次臣
德不宜言聖故爲賢也萬國衆賢共爲帝臣言求臣
說已之所能聽其言而納受之依其言而考試之顯

明衆臣皆以功大小爲差然後賜車服以旌別其人
功能事用是舉賢用人之法也舜典云敷奏以言明
試以功奏試二字與此異者彼言施施諸侯其人見
爲國君故令奏言試功此謂方始擢用故言納庶納
謂受取之庶謂在羣衆○**傳**帝用至流故○正義曰
帝用臣不是不以言考功在不知帝不分別善惡則
無遠近徧布同心日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並
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
妄舉也○**傳**丹朱堯子○正義曰漢書律歷志云堯
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
○**傳**傲戲至休息○正義曰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
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傲戲而爲虐也頷頷是不
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頷頷然縱恣爲惡無
休息時也○**傳**朋羣至得嗣○正義曰朋輩與羣聚
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
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
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
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顧使人推行之案下

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
除非効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
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
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旣見世
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
創其行之惡耳○**傳**創懲至害公○正義曰創與懲
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
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
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
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
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輶事成
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
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
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不須計辛之與甲日數
多少當如孔說輶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
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
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傳**啓禹至功故○正義
曰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

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已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舊五服至萬庸c正義曰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廻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一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摠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既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之至于面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

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七四十九得五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於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十有二師則州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千二百國也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通率封公侯百里之國者伯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百里者三封國七十有畸至于圻內則子男而已鄭云禹弼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蒸民曰拯此萬邦豈周之建國復有萬乎天地之勢平原者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也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

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傳薄迫至帝室○正義曰釋言云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

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謂九州之外也王制云五國以爲屬屬有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二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

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謂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傳九州至分別○正義曰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比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臯陶方祇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傳方四方禹五服既

成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

法刑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用反

正義臯陶至惟

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臯陶言禹旣弼成五服故臯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敘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方四方至美之○正義曰臯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旣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臯陶法無所施若無臯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三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臯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臯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臯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爲帝語此文上無所由下無所結形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變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

考來格

傳

憂擊柷敔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革爲之賓

之以糠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
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夔求龜

反徐古人反馬云搏也球音求搏音博拊音撫柷尺
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糠音康歆許金

反

虞賓在位羣后德讓

傳

丹朱爲王者後故稱賓言

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合止柷敔

傳

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球弦鐘籥各

自互見

○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閣籥余若反笙音護見賢遍反下見細器同

笙鑄以間

鳥獸蹠蹠

傳 鑄大鐘間迭也吹笙擊鐘鳥獸化德相

率而舞蹠蹠然

○鋪音庸間間廁之間鳥獸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筈簾也蹠蹠七羊

反舞貌說文作捨云鳥獸求食聲送直結反

籥韶九成鳳皇來儀

傳 韶舜

樂名言籥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鳥也儀有

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而率舞

○韶時昭反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傳

尹正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治始於任賢

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

○於予夔曰至允並如字

諧○正義

曰臯陶大禹爲帝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下以之致治功成道洽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之於後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敔擊柷鳴球玉之磬擊搏拊鼓琴瑟以謌詠詩章樂音和協感致幽冥祖考之神來至矣

虞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讓此堂上之樂所感深矣又於堂下吹竹管擊鼗鼓合樂用柷止樂用欹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而舞其容蹠蹠然堂下之樂感亦深矣簫韶之樂作之九成以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我大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感德如此衆正官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聖臣賢謀爲成功所致也。○傳戛擊至明之。正義曰戛擊是作用之名非樂器也故以戛擊爲柷敔柷敔之狀經典無文漢初以來學者相傳皆云柷如漆桶中有椎柄動而擊其旁也敔狀如伏虎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鼓敔謂之戛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洞之令左右擊止者其椎名也敔如伏虎背上有三十七鉏錦刻以木長一尺櫟之箋者其名也是言擊柷之椎名爲止戛敔之本名爲戛戛卽櫟也漢禮器制度及

白虎通馬融鄭玄李巡其說皆爲然也惟郭璞爲詳據見作樂器而言之搏拊形如鼓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擊之以節樂漢初相傳爲然也釋器云球玉也鳴球謂擊球使鳴樂器惟磬用玉故球爲玉磬商頌云依我磬聲磬亦玉磬也鄭玄云磬懸也而以合堂上之樂玉磬和尊之也然則鄭以球玉之磬懸于堂下尊之故進之使在上耳此舜廟堂之樂謂廟內堂上之樂言祖考來格知在廟内下云下管知此在堂上也馬融見其言祖考遂言此是舜除瞽瞍之喪祭宗廟之樂亦不知舜父之喪在何時也但此論韶樂必在卽政後耳此說樂音之和而云祖考來格者聖王先成於人然後致力於神言人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所以祖考來至明矣以祖考來至明樂之和諧也詩稱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而云祖考來至者王肅云祖考來至者見其光輝也蓋如漢書郊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敔是樂之始終故先言戛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戛擊鳴球三

者皆搃下樂搃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搃耳四器不搃鄭言非也。丹朱至有德。正義曰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亦以德讓矣故言與諸侯助祭年爵同者推先有德也二王之後並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若暫能然也。傳堂下至互見。正義曰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戛之柷當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令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上言作用此言柷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文明球弦鐘籥十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鐘鏞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依大射禮鐘磬在庭今鳴球

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磬亦在堂上故漢魏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不備也。鑄大至蹠蹠然。正義曰釋樂云大鐘謂之鑄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鑄大也孫炎曰鑄深長之聲釋詁云間代也孫炎曰間廁之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間廁相代之義故間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蹠蹠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蹠蹠然亦是舞也禮云凡行容惕惕大夫濟濟士蹠蹠是爲行動之貌故爲舞也。韶舜至率舞。正義曰韶是舜樂經傳多矣但餘文不言簫簫乃樂器非樂名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大之器皆備也釋鳥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謂有容儀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見細器

意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傳用庶尹允諧

之政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

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

百工熙哉傳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

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樂音洛盡津忍反臯陶拜手稽首颺

言曰念哉傳大言而疾日颺承歌以戒帝○颺音揚率作

興事慎乃憲欽哉傳憲法也天子率臣下爲起治之

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屢省乃成欽哉傳屢數也當

數顧省汝成功敬終以善無懈怠○屢力具反省悉井反數色角反懈

佳賣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傳反

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故續歌先君後

臣衆事乃安以成其義○賡加孟反劉皆行

說文以爲古續字

又歌曰

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傳

叢脞細碎無大

略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歌以申戒

○叢徂公反脞岑果反徐音瑣馬六
叢摠也脞小也惰從臥反墮許規反

帝拜曰俞往欽哉傳

庸帝

拜受其歌戒羣臣自今以往敬其職事哉

庸帝

至往欽哉○正義曰帝旣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
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
以臨下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旣爲此言
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共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

哉百官事業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臯陶
升手稽首颺聲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
起政治之事慎汝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
自顧省已之成功而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
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
寧哉旣言其美又戒其惡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
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
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白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
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傳用庶至慎微○正
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既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
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
勑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人君奉政天命以臨下
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
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
事故也○傳元首至乃廣○正義曰釋詁云元首首
也僖三十一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元與首
各爲頭之別名此以元首共爲頭也君臣大體猶如
一身故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謂樂行君之

化君之治功乃起言無廢事業事業在於百官故衆功皆起百官之業乃廣也。
傳憲法至其職○正義曰憲法釋詁文此言興事對上起哉天子率臣下爲

起治之事言臣不能獨使起也。
傳屢數至懈怠○

正義曰釋詁云屢數疾也俱訓爲疾故屢爲數也顧省汝成功謂已有成功今數顧省之敬終以善無懈怠也恐其惰於已成功故以此爲戒。
傳屢續至其義○正義曰詩云西有長賡毛傳亦以賡爲續是相傳有此訓也鄭玄以載爲始孔以載爲成各以意訓耳帝歌歸美股肱義未足者非君之明爲臣不能盡力空責臣功是其義未足以此續成帝歌必先君後臣衆事乃安故以此言成其義也。

正義曰孔以叢脞爲細碎無大略鄭以叢脞摠聚小小之事以亂大政皆是以意言耳君無大略則不能任賢功不見知則臣皆懈惰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又歌以重戒也庶事萬事爲義同而文變耳

尚書註疏卷第五

尚書註疏卷第六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禹貢第一

夏書

禹別九州

傳分其圻界。別彼列反九州周公職錄云
州郡子云中國爲赤縣赤縣之內有九州
春秋說題辭云州之言殊也坼其依反
刊其木深其流。濟思俊反

任土作貢

傳在其土

地所有定其貢賦之差此堯時事而在夏書之首禹